

開放文學－科幻寓言－新紀元

第四回 黃元帥密派偵探隊 魯總督急盼助戰兵

話說外部大臣，當著眾人在座，何以忽然離席？原來是為著各國在北京的使臣，前此聞得中國要發兵保護匈耶律，特拜黃之盛為元帥之事，曾向外部詰難，說這是明係與我們各國為難，若不收回成命，我們必須告知本國政府，下旗回國。外部大臣答稱敵國去保護匈耶律，是為著他是同種，這事與他國無涉，諸公請照常在敵國辦事，免得有損邦交。各國使臣聽說，料知不能以言語恫嚇外部大臣，當即彼此商量了許久，各人發電通知本國政府，請示辦理。果然到了這日，各人都接著回電，上面說的是：倘中政府不肯把這事作罷，則即下旗回國云云。所以都一齊來到外部，等到見著了外部大臣，便將電旨給與他閱看，並請把出兵保護之事，立刻作罷，以全邦交。外部大臣當即對著大眾搖頭道：「這卻萬萬做不到。敝國大皇帝主意已定，本大臣亦無力挽回。諸公要下旗歸國與否，任憑諸公自便罷。」各公使聽了，默然無語，當日回到使署，一面將以上情形，電知本國政府，一面把行李從速收拾收拾，將國旗下了，帶同隨員翻譯各自回國，不提。

卻說黃之盛，見外部大臣已去，一看壁上鐘點，已將近開車時刻，便也立起身來謝別了大眾，走出洋房，徑登火車。金作礪和一眾官員並兩旁憲兵隊，都送到火車軌邊。少頃黃之盛耳聽得汽笛嗚嗚作響，忙向著眾人拱手道：「有勞列位大駕，快請回罷。」說時那火車早已輾輾然駛離前門，往東方前進。

這火車第一乘是特備的花車，是黃之盛一人所坐的。第二乘乃是頭等客車，是文案翻譯等各員所坐的。這日天時向晚，方才遠遠地看見煙囪林立之中，龍旗飄揚，曉得是到天津了。未幾到了車站，早有直隸總督並海軍提督陸軍總統等幾位大員，偕同部下僚屬，在兩旁列隊迎接。當晚就在出洋欽差的行轅裡暫行駐節，次日在行轅裡接見各官之後，便坐了電車到校場裡，把天津所有的水陸兵弁點驗一番，教把陸軍都分屯各口，嚴密防守炮台，以防敵兵掩襲。把海軍留下鐵甲戰艦八艘，巡洋艦及蚊子魚雷等船八艘，防守北洋各海口。其餘鐵甲戰艦三艘，巡洋艦及水底魚雷艦二艘，運糧偵探等艦及尋常蚊子魚雷等艦三艘，一並編為一隊，由自己統領了，作為中軍。點驗已畢，由校場回轅。發電到廣州、福州、欽州、海州、膠州、上海六處，調鐵甲戰艦六艘，巡洋艦一艘，水底魚雷艦暨尋常蚊子魚雷等艦四艘，另是軍醫養病艦兩艘，編作兩隊。

左隊命海軍提督海鏡清統領了，作為左翼；右隊便命揚子江水師提督傅翼統領了，作為右翼，都教他陸續駛出海口，在星架坡取齊。其餘未經電調的，都留作各海口的防軍。部署已定，到了次日，先把兩艘偵探艦暗地調往南洋偵探各國海軍的動靜。

兩艘偵探艦奉了將命，便立刻開往南洋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那奏調的那些工程師、醫士和妻舅金景澄等也都到了。黃之盛見眾人大概到齊，便分作數起接見。接見已畢，把參謀官吳玉德派在海鏡清艦上，賀國興派在傅翼艦上，作為兩統領的臂助，教坐了火車，先由陸路前去。又把四員督糧官都派在運糧艦上，其餘官員及工程師等，都留在自己身邊，以備差遣。參謀官管遍挺，見黃之盛只管從容分派，未有出戰的日期，特地到行轅請見道：「某聞兵貴神速，況各國雄師，早集於阿德亞利基克海，匈國危於繫卵，乃元帥似乎遲遲有待，敢問何也？」黃之盛道：「參謀之言，固是不差。但是各國雄師，雖集匈境，然沒有舉出統帥，號令不一，亦屬無濟。況美澳兩洲，又生內亂，我已命人游說埃及與土耳其兩國，教他出其不意，占奪蘇黎士河，以牽掣各國後路。諒匈國一時必不至瀕於危也。」管遍挺聽說，深服黃元帥的神機妙算，唯唯而退。黃之盛本意把兵馬調齊，即行出征，因為自己哥子黃自強那裡借來的行軍電器，尚在半途，未曾運到，是以少待。這日管遍挺退出之後，忽然接著了外部大臣打來的無線電報兩起，第一起說是各國曉得在中國的駐使業已回國，中國亦已出兵，便把在阿德亞利基克海上公舉統帥的事，暫且擱起，要想在各國派在亞東的海軍提督裡面選一員為海軍統帥，就近迎敵中國艦隊，現在正在相商云云。第二起說是蘇黎士河已被埃及兵隊佔據，各國船隻都不能任意往來，各國聞此消息，大為吃驚，擬先攻埃及云云。黃之盛接著了這兩起電報，暗想埃及王果然依了我的算計，自此匈國一面到可以無須憂慮，只管太平洋與蘇彝士河兩處便了。便命人打個電與埃及王，告訴他中國業已起兵前來策應，切休要怠於防守，被各國將河路奪回要緊。原來中國政府見各國駐使下旗回國之後，便也電知駐紮各國的本國欽差，一律回華。隨後郵部大臣便知照各處電局，把中國境內所有與各國電報的交通，概行截斷。這些電音，都是由中國派出去的國際偵探，用暗碼從無線上打到中國連界之處，仍由國際偵探隊裡的人接收下來，再轉由中國電局打到內地，所以外洋消息，政府仍舊得知，只有中國人寓在外國和外國人寓在中國的那些官商士庶，這一來毫無聞見，好似墮落九幽，頓然與陽世隔絕，好生不便。幸喜中國極其文明，除了戰時禁晶，彼此商船仍舊可以往來的。

這些閒話表過不提，且說黃之盛在天津一連住了八日，見自己哥子黃自強的行軍電器，尚未送到，料是哥子並未寄出，不得已只得一面發電至解州去催，一面定於本月八日整隊出洋。先行下令知照各艦的將弁及管理駕駛的人員，教他們一律伺候。因為這時中國已沒有人迷信神權，所以也不用那祭旗之禮。到了八日這一天，黎明時候，天津地方自從總督以下大小官員二百餘人，與本地紳商、各學堂的學生，以及軍士們的眷屬，並計何止數萬人，都來替黃之盛送行。此外又有全部的警兵，都由警部長率領著到碼頭恭送。黃之盛用過早膳，就偕同參謀文案等，乘坐電車，由行轅徑詣碼頭。於路見兩旁有許多婦女兒童，或執小旗，或擲花圈，口裡都說「願元帥為我一千萬同胞爭一口氣」，黃之盛慌得招呼不及。須臾之間，已抵碼頭。直隸總督見了，就迎上來，立談了幾句。其餘各官要上來叩送。黃子盛便連忙差參謀官何杰，向眾官極力辭謝。隨即上了電氣小輪船，岸上送的軍隊，忙升了三門炮。眾官員送到船上，直待船上汽筒作響，方才別去。這船開了電機，就飛也似的駛出大沽口。黃之盛只聞得兩岸炮台上的炮聲如連珠一般，早已到了大沽口外。於是將小輪傍到自己的坐艦名叫「鎮海」

的鐵甲戰艦之旁，由艦上的兵弁迎接上去。黃之盛便命軍政官傳出號令，扯起號旗招呼眾兵艦。立刻把電機鼓動，一齊向南開駛。當日晚間，大隊兵艦都到了煙台。煙台岸上的炮台，也升炮迎接。未幾，水陸各軍的統領，都率了屬員，到坐艦上來參見。黃之盛傳令各艦，即在煙台下碇，豎早再行長行。原來此時世界上無論兵商各艦，俱已不用汽機而用電氣，所以黃之盛所統的各艦，都是用電力行駛。

次日，黃之盛正待開船，忽然看見北方洋面上駛來一艘小輪船，既到了鎮海艦旁，便係在艦邊鐵繩之上。隨後即有一名軍校打扮的人，跳上艦來，懷中取出一件公文，遞與左右兵弁道：「這是奉直隸總督之命，送呈黃元帥的電報。」兵弁們收下了，就轉由軍政官送入黃之盛大艙房裡。黃之盛拆開一看，原來是說各國已經公舉英國駐紮南洋的海軍提督魯森為海軍總督，所以特行關照。黃之盛看畢，教吩咐送電報的人，著他回去稟復製台，說我已曉得了，便傳令起碇長行。

這且按下不提，卻說各國自從聞得駐使離華，蘇黎士河被埃及佔領兩事，慌得把匈國的事拋在一邊，疾忙彼此相商。一面把阿德亞利基克海上的兵艦，調出地中海來，去征埃及；一面把英國駐紮錫蘭島海軍提督魯森，公舉為各國海軍總督，所有各國常駐亞東的兵艦，都歸他調度，以敵中國。原來，魯森提督自幼是海軍學堂裡出身，曾入理化學堂，受過高等教育，卒業時得了頭等文憑。也曾遊歷過中國內地，說得來中國話。

英國政府因他既有學問，又有閱歷，所以命他統領亞東海軍，駐紮錫蘭，以當一面。此時魯森奉到各國的來電，當即計點各國在東方各埠的海軍，除去本國共有大小戰艦、巡洋艦、水雷艇等餘艘之外，其餘諸國或止艘左右，或不滿艘，且大半須防守屬地，不能盡數赴敵。只有美國算比他國多幾艘，然亦奇零渙散，分駐檀香山、菲律賓諸島，不能隨意調遣。不得已，只得把這些情形，電知各國，請各國多派戰艦前來，以資調撥。奈各國因為蘇黎士河被阻，所派兵艦，須從大西洋繞出南非洲好望角一帶，然後能到太平洋，非一月內外不能軒到，只有盼望美國或能早日多調幾艘到來。誰知這起電發報出之後，過了一日，忽然接到由美國華盛頓來的電報一函，拆開一看，不覺大吃一驚。正是：

只為腹心生疾疚，遂教唇齒失因依。
不知那電報上說些什麼，且等下回分解。